



深山守花人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余炫 谢苗苗

浙江野茉莉



专家介绍浙江野茉莉的生长情况



生态巡逻

初秋的清晨,建德乌龙山深处,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副所长黄靖小心翼翼地拨开灌木丛,指着几株“其貌不扬”的灌木对记者说:“看,这就是浙江野茉莉。每年清明前后,它们会开出满树白花,像优雅的林间仙子。可惜你来晚了。”

眼前的这几株浙江野茉莉,大概1米多高,叶子略似枫叶,叶片上有虫类咬食过的痕迹,看上去和普通植物没啥区别。黄靖说,它们可是宝贝——浙江野茉莉仅在浙江有发现,仅分布于建德林场泮江林区,原生植株106丛,属于珍稀濒危植物。

要见到它们也并不容易,记者跟着黄靖,从梅城派出所出发,先驱车20分钟后抵达码头,接着乘坐快艇疾驰近半小时,再徒步登山40分钟,才抵达浙江野茉莉的原产地——泮江林区桃花坞。

“花期时,满树白花,如同仙境一般。可惜,盛花期只有10天左右,之后不用几天,花朵就都落完了。”黄靖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浙江野茉莉盛开的模样——花冠银元般大小,中间有鹅黄色黄蕊,像铃铛悬在枝头。

黄靖和当地义警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守护浙江野茉莉。这些年来,科研人员通过人工培育,已繁育成功浙江野茉莉幼苗1050株以上,并对每一株进行了编号。在黄靖的巡护日志上,记录着每一次与浙江野茉莉的相遇:3月28日,发现第27号植株出现病虫害;4月3日,强降雨导致落花严

重;8月15日,松鼠啃食了16号植株的果实……“这些编号相当于它们的身份证,我们能清清楚楚知道每一株的生长情况。”黄靖说。

“巡逻时,最怕遇到下雨天。”生态义警老陈告诉记者。他曾经是村支书,退休后主动请缨来守护这片山林。每天清晨,他和妻子都要花2个多小时巡山,来回走七八公里陡峭的山路,“有些路段只有七八十公分宽,旁边就是陡坡。雨天路滑,要穿上防滑钉鞋,还得带着登山杖。”

虽然因为山路陡峭,几乎没有游客到山上来,但是守护一刻不能松懈。建德市公安局在这片山林里装了数十个高清探头,24小时注视山林。“特别是旅游旺季,无人机每天要飞一两趟,既能监测火情,又能提醒游客不要误入保护区。”黄靖说。

浙江野茉莉是一种脆弱的植物,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幼年时喜欢阴湿凉爽、阳光不直射,但这样的环境又不利于它开花坐果。花期逢雨季,一场雨下来,能存活的就没了多少了。那些运气好、结出果实的浙江野茉莉,又常常被鸟儿叼走果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人为干扰它们的自然生长。”黄靖说。

驴友和走失的人,可能会误入浙江野茉莉生长区,对它们造成无意识的伤害。今年3月的一个雨夜,一名女子和家人争吵后上山散步,不慎迷路。民警带着救援队,打着手电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搜寻。雨太大了,无

人机的热成像都受到影响。后来只能靠义警带路,一寸一寸地搜索。直到次日午后,大家才在保护区附近的一条溪涧边找到了身体虚弱的女子。事后,黄靖和义警们对每一株浙江野茉莉都进行了仔细检查,好在没发现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保护工作不仅在山林里开展,也在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上,公安联合林场、法院等部门,邀请学生们到山林参观,边走边介绍生态环境和植物多样性,并遥指介绍“宝贝”浙江野茉莉。社区宣传也是重要一环,在梅城的沿街店铺,民警和义警们定期发放生态保护宣传册。“通过建立微信群,我们已经发展了200多名生态信息员,大家一起保护包括浙江野茉莉在内的珍稀动植物。”义警们自豪地说。

傍晚时分,记者跟着黄靖来到了育苗基地,碰到浙江省林科院工作人员李婷婷正在观察浙江野茉莉幼苗的生长情况。“这些幼苗是从鸟兽嘴里‘抢’下来的种子培育的。浙江野茉莉结果有大小年之分,多的年份能收到二三百粒种子,少的年份只有几十粒。”她指着一株30公分高的幼苗介绍说,“这株已经培育了1年多了,再长5个月就能移栽到野外了。”

夜幕降临,乌龙山重归寂静。林场监控室内,值班人员仍然紧盯着屏幕;民警的巡逻车不时驶过进山路口。这是一个不落幕的守护故事,每一天都在继续。

记者手记:



操作无人机巡查

深山跋涉回来后,那几株“其貌不扬”的浙江野茉莉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价值从来不由外表决定,而在于是否被珍视,在这些守护者眼中,每株植物都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他们用编号记录成长、用脚步丈量守护、用科技延伸目光……最打动我的不是花开时的绚烂,而是花落后依然如故的坚守。这种超越功利心的守护,或许正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最美姿态。

